

# 勤翻巧手,换得粗茶有

## 故乡的秋

罗建云

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,在我的记忆中,故乡的秋是美丽的,故乡的秋是收获的,故乡的秋也是悲伤的。

大概我五六岁时,母亲还在人世,每到秋天来临,她便会与父亲准备棉絮、纱线及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纺织用品,到十里开外的集市为我们兄妹置办秋冬服装。

四个子女中,母亲最爱大哥。很多人说大哥天资聪颖,将来必当大官。母亲深信,父亲不疑。每逢秋天,父母去集市置新衣,一定会有大哥的。妹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,自然少不了得给她准备一套。我这个老三就最可怜,每次换新衣,父母都说这次一定轮到,结果又是大哥穿了给二哥,二哥穿破了才给我的旧衣服。有人笑话我是捡破烂的,我总强装笑脸,嘿嘿。

母亲在世时,感觉秋天很美。漫山遍野的红叶,随手可摘的野果,赶着老黄牛,走到哪,看到哪,吃到哪,很有诗田园、梦里乡的味道。那时,老屋后的大枫树,任凭枫叶如何脱落,任凭乌鸦如何哀鸣,我总是穿着土黄土黄的大外衣,四处游逛。有时也爬上树梢,往鸟窝里掏,期望掏个鸟蛋或鸟崽什么的。印象中喜鹊窝都好掏,只要能爬上去,很少空手而归。最不愿掏的是猫头鹰窝,叫声太凄惨,大人老说不吉利,不想掏也不敢掏。乌鸦叫丧,我听到就躲得远远的。

到八岁多,母亲离开人世了,每逢秋天来临,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我知道,家里又得缺粮了,要债的人又要来家里挑谷子、砍树木、坐在灶堂前不走了。特别怕信用社,他们会组织几十人的工作队,来家里牵牛、搬桌椅板凳。村里还会隔三岔五来催公粮、催农业税、催教育附加、催五花八门我根本叫不上名称的税费。父亲没钱,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最后一担谷子拿去抵税或抵公粮了。我们兄妹都小,帮不上父亲任何忙。父亲就挑着箩筐,翻山越岭收破烂,然后去集市卖了换钱,再买米回家,我们才能填饱肚子。

从读小学到读初中、读高中、复读,到南下打工,近二十年的时间,我特别怕秋天来临。如果有可能逃避,我尽量不回那三个土砖垛子的小屋,我怕枫叶飘零,我怕乌鸦叫丧,我怕寒风刺骨,我怕有人讨账,我怕工作队上门等等。每次回家,总感觉三个土砖垛子的小屋在夕阳的照射下,更老更旧更破更脏,心怕寒风一来,轻轻一吹,就倒掉了。

打1998年南下至2007年创业,整整十年,我未在秋天回过故乡。我怕听到那秋风扫落叶的哀鸣,也怕见到父亲深陷的眼睛,更怕大家问我“发财啦”。

自2007年创业至今,十几年过去,公司上了规模,工厂上了轨道。在南方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,我拥有自己理想的生存空间,多少有种成就感。特别是四年前,将父亲居住的三个土砖垛子的老屋拆除重建,父亲住在宽敞舒适的新房中,见到他会心的微笑,我就多了一丝自豪与幸福感。

秋天来了,农民开始收拾谷物,乡亲开始养肥壮猪,当年一起打工的同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回去。现在的秋天,比记忆中的秋天来得更迟,似乎少了悲伤,多了收获。

## 我不会养花

陈文东

“家里的花怎么办?”妻子即将出远门,这是她动身前提的一个问题,一个不该问、不能问,也明知道不会有理想答案的问题。可是,我还是问了。

“让你管几盆花就这么难吗?不然,你去带孙子,我留下来。”她真的有点生气了。

我木然站立着,不再说话。

“就一星期浇一次,很简单的。”她见我一副委屈的样子,便缓和了语气:“昨天晚上都浇过一次了,下星期这个时候再浇吧。前后差几天都可以,没那么绝对的。”她说得很轻巧。

“好的,好的。”我唯唯诺诺,心里却非常不踏实。

其实,她也知道,我并非是一回事。而是技术问题,或者是“手气”问题吧。说来奇怪,我这个人种菜很行,种花就是不行。房子边一小块菜地,每次翻新时,妻子总是叫上我:“来,你手指头簸箕多,丰收相,帮撒菜籽吧。”或者说:“来,你手肥,帮种菜苗吧。”我听后,总是洋洋得意,并且很有那种承蒙受命、舍我其谁的自豪感。没过几天,效果就出来了,凡是我亲手撒下的菜籽,都一定长得整整齐齐,青葱翠绿;凡是我亲手种下的菜苗,都一定根根叶茂,生机勃勃。

然而,养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有的花,一到我手里,养着养着,不是枯萎,就是烂掉,很少有侥幸存活下来的。久而久之,我对盆栽花卉甚至有了抵触心理。

如此,难免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。有一次,朋友要送我一个美丽的小盆景,我百般推托之下,只好找了一个借口:“我晚上有应酬,可能很迟回家,明天再过来拿吧。”然后,我如释重负般地逃开了。再然后,这事一天天地拖了过去,直到没有下文为止。

过年就更麻烦了。每年春节前,总有永福花乡的亲友打来电话,问我喜欢什么年花,我总是婉言谢绝,实在推辞不了了,就挑最便宜、最好养的那种,算是成全了对方的心意。

我巴不得图个省事,可妻子不答应。她总是一盆花一盆花地精心呵护,穷其所能延续它们的生命,一些不需要富养的,居然也度过了几个春秋。

这次妻子出远门,托我照料的,其实主要就是蟹爪兰,还有一盆发财树、两盆绿萝、三盆吊兰,按理都是极容易养的。可是,一到我手里,这些本来可以贱养的花卉,也故意作对似的,无端变得娇贵起来。无论我如何掏心掏肺,忠心呵护,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,声声梦断长夜里。最先不给我面子的是那棵发财树,在我家挺过五六年了,这次不到十天,叶子就耷拉下来,接着慢慢枯萎,再后来,连粗壮树桩上的树皮都脱落了。然后就是蟹爪兰,一枝一枝从土壤的结合部齐刷刷地断裂开来,像锋利的刀片切割过一样,一头栽倒在地板上。真的经不起折腾啊,连续几天,整个人都被花败的声音吊在半空,尖着耳朵,听得心里一惊一一惊的,真是“一叶倾,一声声,空阶响到明”。令我十分费解的是:每一根掉落的蟹爪兰,从枝条到叶子,生机勃勃,昂扬翠绿,没有一点“病状”,到底怎么回事呢?禀报了妻子,她说:“浇水太勤了。”我答:“没有啊,就一星期一次。我把手指插进土里,里面还干干的。”说着说着,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老师错怪的小学生,特别的无辜和无助。

好在,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,她并没有十分责怪我。我于是顺水推舟,诚恳地说:“我把花盆留住,年底种菜吧,种些花菜、包菜、萝卜、豆子、葱蒜,一定会长得很好。”她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这个世界,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,也没有什么可以留得住。我,真的不会养花。

窗户,她充耳不闻。锯末屑尘如缥缈的云雾,她消瘦的容颜在其中时隐时现。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岁月,才打磨出那双生了老茧的纤手。

每当年底时,我也不敢轻声问一句:“是否想家了,今年回老家吗?”怕惹得她眉头微蹙。边疆那黄昏的雪、晨曦的雾凇,看那迢迢路上的云山曲水,朦胧了双眼,看不清儿时在那故乡的安溪河边种下的麻柳……

这便是我这首《城头月》的来历——

凝神未晓边风骤,饰室坐衣瘦。帽压苍颜,勤翻巧手,换得粗茶有。欲问岁杪乡思否,怕惹眉峰皱。暮雪晨霜,云山曲水,淡了安溪柳。



结构,别的地方还是需要铁钉固定,用榔头一个个砸进去。而现在,各种型号的气钉枪、电锯、切割机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人在其中,有种上战场的感觉,时而攀高、时而俯首、时而丈量、时而运作……又仿佛穿梭在一个艺术的空间里,只为把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。

往事如烟,打工岁月里,还有一个画面我总不能忘。

在某个工地上,有个年轻女子,戴着一顶帽子,耳朵上别着一截铅笔,手里拿着卷尺,站在斑驳的长凳子上,正聚精会神地测量衣柜的封边条尺寸。

她心里默默记着数据,然后跳下凳子,径直来到切割机前蹲下,标记好所需的长度,左手扶着封边条,右手打开切割机的开关,慢慢往下按,一阵刺耳的声音瞬间霸占了整个房间。裁割完毕,她把浓稠的白乳胶刷在封边条上,再爬上凳子,右手握紧气钉枪,食指不断扣动开关,一会儿就把对齐的封边条钉在了衣柜上。

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,任北风敲打着

头,就能看见大厅里手持气钉枪,噼啪噼啪熟练操作邓木匠,速度不是一般的快。

他们在做土特产展示柜,成品中间高,边上低。当我再次看向刚做好的两个大箱子时,疑惑地问道:“怎么是长方形的?不应该是一边低一边高吗?这样等会儿拼装时才会有个坡度呀。”邓木匠听到我的话,停下手中的活,迷茫地看着我,我又重复了一遍。他若有所思,发现问题的所在后,向我投来惊讶的眼神……从那之后,我才发现,他其实是爱笑的,也很会聊天。

他当时哪里知道,我小时候放学回家,除了帮家里做农活、家务,还要做些木工活。我和哥哥一起,把父亲买回来的一截截圆滚的杉木或柏木,手工拉锯成一块块尺寸合适的薄木板,然后用特制的“万能胶”粘上,用绳子缠绕挤压固定,再压上重物,使其平整。胶干了之后,用推刨刨出光溜溜的面,然后就可以制作家具了。

后来远离家乡在城市做装修时,已经用上了半机械化工具,不像儿时,除了框架是榫卯

## 威海落日



8月23日,山东威海,在荣成市鸡鸣岛周边海域,游客欣赏海上日落。

初秋时节,山东荣成的海岸线,是碧绿和蔚蓝的分割线,无限的绿、无限的蓝,引来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、旅游观光。

徐伟摄/视觉中国

## 小小的家

倪西贇

家不大  
温馨两房  
你说刚刚好  
大房看日出  
小房赏月夜

楼很高  
没有电梯  
你说不怕  
楼顶摘白云  
墙角种丝瓜

人不多  
一家三口  
你说满足  
老公勤劳实在  
儿子调皮可爱

李世超

未曾想,一跨五十年,第二次参加职工美术作品展。今年五一前夕,我意外收到参展邀请函,主办单位是厦门市总工会,主题为“礼赞劳动创造、工筑精神家园”。劳动创造,值得礼赞!于是,我刻就一方大印,加之十余方相关内容的闲章,拓成一款篆刻组印参展,以致敬老一代和新生代的劳动者。

我这位曾经的工人、工会干部,感慨良多,尘封的记忆也被开启。

经历上山下乡三年农活之后,我告别闽西山区返城,先后在厦门两家国有重工机械企业干了十多年。

1973年,我首次参加市总工会主办的全市职工美术作品展。这幅工作之余创作的油画作品,以刚涂装朱红色防锈漆的热风炉为背景,表现了基建工地现场师徒俩的形象。

如果见过炼铁厂的图片,一定能见到除主体炼铁高炉外,相邻一侧高耸三座二三十米的庞然钢铁大物,那就是热风炉。两套热风炉交替燃烧送风,循环反复。投产之前,炉内耐火砖砌体和炉内壁保温隔热石棉泡沫砖的铺砌作业,既是技术活,也是高强度的体力活。其时,工友周振华、张洵兄和我都是炉内作业的主力。一天,在炉内仅三平方米的狭小

陈一诺

楼梯盘旋在被楼宇簇拥的广场上,白色瓷砖在阳光照耀下像一双双发光的眼睛。对赞助者的感恩匾牌、社区照片、涂鸦手印和学生们的画作铺满了每一面墙,没有一块砖头素面朝天……走进蒲公英学校,我有些许震惊。这所为低收入人群、外地务工人员子弟开办的全公益中小学,充满了艺术气息。

生命之树上,被雪枝和红宝石装点着的一朵朵蒲公英仿佛正在飘浮升腾——这幅壁画正是蒲公英学校的象征。壁画上逼真的叶子、生命树上的蒲公英、连廊上的彩虹穹顶,都是一位艺术家和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,利用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废物做成的。没有华丽的装潢,那些从装修工地找到的废弃瓦片、瓷砖被打碎重塑,变成学校的一道风景。

学校里的孩子们大都来自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,入校时学习成绩都处于较低水平,很多中学孩子的课业完成度只相当于普通学校三四年级的小学生。而在这里,他们创造了教育的奇迹,孩子们大多数都通过了中考和高考,进入大学,有的还进入了世界名校。他们重塑了环境,也重塑了自己。

## 我的“工”字记忆

作业面上,三人正埋头铺砌,突然爆裂声响,由热风炉外地面操作绳索升降的铁篮脱钩,顿时十多块耐火砖(每块至少四五公斤重)从十多米高的炉顶入口处倾砸而下。说时迟那时快,三人反应极为迅速,紧贴炉壁站立。此刻,已无处可逃!随之而来的是坚硬的耐火砖与头部藤条安全帽的撞击,与肩部、胯部和腰部的撞击。惊吓的工友马上从炉顶下软梯到炉内实施抢险,三人除肩部手臂等处不同程度受伤外,幸无大恙。我们当时年轻气盛,仅休息两天,便不顾伤痛又爬入炉内铺砌作业。如今三位老兄都年逾古稀,依然豁达康健,偶有聚会,笑谈当年。

从炼铁企业到铸造企业的工作单位变动,让我干上了企业的工会工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,改革开放春潮涌动,现代企业科学管理开始走进企业,工会积极发动全体职工广泛参与。从活动策划到组织实施,从全员教育培训到检查反馈,在车间、在班组、在高温的生产一线,都有工会干部的身影。此外,工会还牵头开展各项技能竞赛、劳动竞赛等活动。

有一件小事在此顺带一笔。一次路上偶遇老班长吕文龙兄,一见面即紧紧握住我的双手,表达感谢,一时让我莫名。此时,我因工作调动已离开工厂十余年。原来,这位老兄其时因工伤住院,期间我前往探望慰问,发现他仍无法行走,头发已到非剪不可的长度。我看在眼里。几天后,我即抽空带上理发工具到病房为其剪发。一桩小事,竟让他久久珍护于心。好个工人兄弟!

为营造企业文化氛围、构筑职工精神家园,工会还定期编发企业《铸工报》和宣传栏。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体育活动也十分活跃,每年度的迎春联欢会大受职工欢迎。工会还先后举办了职工广泛参加的足球、篮球和游泳比赛。有200多名职工参加的自行车环岛骑行,应该算是开了那个年代基层职工体育休闲活动形式的先河。春风已经苏醒,这是上个世纪激情燃烧、活力四射的八十年代。

生命就像一条长河,不求湍急奔腾,只需静静流淌。一次参展,竟想起这些往事的碎片,我的“工”字记忆,永远不会磨灭。

## 生命树上的蒲公英

我与他们的结识得益于一场夏令营。每年,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和蒲公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和学习。名义上,是志愿者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,补足知识,但对于志愿者们来说,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心灵深处的震动。

走在校园里,他们向我挥手致意,大声打招呼,从不怯懦。参观那天,一个正在完成清洁任务的小姑娘舞动着扫把,一边劳动,一边跳舞,笑容明媚,她浑身上下的每个动作都写着她很快活。一个捧着五颜六色服装走过的小姑娘向我问好,我叫住了她。我好奇地看着她手里的衣服——都是用碎布头甚至是塑料袋制作的,这是他们的演出服。

在这里,孩子们不会感到自卑,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家乡。教室外的墙壁上,展示着孩子们手绘的故乡,他们用己的方式分享着乡土文化和思乡之情,表达着长大了要去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景。

与蒲公英的孩子聊天,他们提及最多的

就是感恩。因为好心人的帮助,他们能够洗上热水澡,能够每天吃到鸡蛋,周末可以享用大鸡腿,而精神上的润泽,知识的获取更为他们所津津乐道……

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,但孩子们的淳朴善良犹如清风带给人舒爽。所以,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的人们纷沓而来,争相与孩子们共同感受“打碎与重建”的力量。

一名叫吉米的志愿者的故事令人感动:每年夏天,他都从大洋彼岸如约而至,他把这里的孩子当成了家人,直到他不幸去世。接下来的夏日,他的妈妈和妹妹继续传递了这份爱,代替他兑现着对孩子们的承诺。

当我与志愿者们攀谈时,他们几乎都在表达一个意思,来到这里的人给予别人帮助时得到的可能更多,那种温暖和感动的力量足以支撑他们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。蒲公英对于他们的意义同样是一——打碎精神壁垒,重建心灵家园。

## 秋天的考场

邓荣河

大小不一的考场  
安排在广袤的露天  
白云是悠闲的监考  
秋风是严厉的判官

地瓜喜欢交头接耳  
高粱一激动就红脸  
最谦卑当属稻谷  
低着头尽是腼腆

果园擅长阅读  
芬芳着醉人光鲜  
丘陵精于计算  
幸福写满沟坎

做完可以反复检查  
不必马上交卷  
考生的最终成绩  
时光老人依次呈现